

集外集

魯迅著

集 外 集

魯迅全集單行本

原 著 者

魯

迅

編 纂 者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

出 版 者

魯迅全集出版社

發 行 者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
華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五月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「魯迅全集」單行本印行二〇〇〇冊

集
外
集

楊霽雲編

原

书

空

白

页

目 錄

序言.....	九
——一九〇三年——	
斯巴達之魂.....	一四
說鉤.....	三
——一九一八年——	
夢.....	四
愛之神.....	六
桃花.....	六

他們的花園..... 五

入與時..... 四一

渡河與引路..... 四二

——一九二四年——

說不出..... 四六

記『楊樹達』君的襲來..... 五〇

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..... 六〇

烽火五則..... 六三

『音樂』？..... 六四

我來說『持中』的真相..... 六七

——一九二五年——

Petőfi Sándor 的詩..... 七〇

咬嚼之餘..... 七五

咬嚼未始『乏味』..... 七九

雜語……………九一

編完寫起……………八五

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……………八五

田園思想……………九〇

流言和謊話……………九一

通信……………九四

——一九二六年——

『癡華夢』題記……………九八

『窮人』小引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
通信（附來信）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——一九二七年——

文藝與政治的歧途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——一九二九年——

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關於『關於紅的笑』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
通訊（附來信）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——一九三二年——

『淑姿的信』序……………一六

一九三三年——

還本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詩

吳范愛農（一九一二年）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送O E君攜蘭歸國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無題（一九三二年）……………一六

題彷徨（一九三二年）……………一六

贈日本歌人（一九三二年）……………一六

無題（一九三二年）……………一六

湘靈歌（一九三二年）……………一六

二十二年元旦（一九三三年）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自嘲（一九三三年）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悼丁君（一九三三年）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阻郁達夫移家杭州（一九三三年）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題三義塔（一九三三年）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贈人二首（一九三四年）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附 錄

『奔流』編校後記（一一——十一）（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二九）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編後雜記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原

书

空

白

页

序 言

聽說中國的好作家是大抵「悔其少作」的，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，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儘力刪除，或者簡直全部燒掉。我想，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，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，腳手指的照相一樣，自愧其幼稚，因而覺得有損于他現在的尊嚴——于是以爲倘使可以隱蔽，總還是隱蔽的好。但我對於自己的「少作」，愧則有之，悔卻從來沒有過。出屁股，腳手指的照相，當然是惹人發笑的，但自有嬰年的天真，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。況且如果少時不作，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，又怎麼知道悔呢？

先前自己編了一本墳，還留存着許多文言文，就是這意思；這意思和方法，也一直至今沒有變。但是，也有漏落的，是因爲沒有留存着底子，忘記了。也有故意刪掉的，是或者因

爲看去好像抄譯，卻又年遠失記，連自己也懷疑；或者因爲不過對於一人，一時的事，和大局無關，情隨事遷，無須再錄；或者因爲本不過開些玩笑，或是出于暫時的誤解，幾天之後，便無意義，不必留存了。

但使我喫驚的是霽雲先生竟抄下了這麼一大堆，連三十多年前的詩文，十多年前的新詩，也全在那裏面。這真好像將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，腳手指的照相，裝璜起來，並且給我自己和別人來賞鑑。連我自己也詫異那時的我的幼稚，而且近乎不識羞。但是，有什麼法子呢？這的確是我的影像，——由牠去罷。

不過看起來也引起我一點回憶。例如最先的兩篇，就是我故意刪掉的。一篇爲「雷錠」的最初的紹介，一篇是斯巴達的尙武精神的描寫，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，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，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，也再也記不起牠們的老家；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，文法並未了然，就急于看書，看書並不很懂，就急于翻譯，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。而且文章又多麼古怪，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，現在看起來，自己也不免耳朶發熱。但這是當時的風氣，要激昂慷慨，頓挫抑揚，纔能被

稱爲好文章，我還記得「被髮大叫，抱書獨行，無淚可揮，大風滅燭」是大家傳誦的警句，但我的文章裏，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，例如「沮伏」就是「神經」的臘丁語的音譯，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。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，古了起來，但這集子裏卻一篇也沒有。

以後回到中國來，還給日報之類做了些古文，自己不記得究竟是什麼了，霽雲先生也找不出，我真覺得微幸得很。

以後是抄古碑。再做就是白話；也做了幾首新詩。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，——但也不喜歡做古詩，——只因爲那時詩壇寂寞，所以打打邊鼓，湊些熱鬧；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，就洗手不作了。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，而他偏愛到處投稿，語絲一出版，他也就來了，有人讚成他，登了出來，我就做了一篇雜感，和他開一通玩笑，使他不能來，他也果然不來了。這是我與後來的「新月派」積讎的第一步；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。不過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收在熱風裏，漏落，還是故意刪掉的呢，已經記不清，幸而這集子裏有，那就是了。

只有幾篇講演，是現在故意刪去的。我曾經能講書，卻不善於講演，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。而記錄的人，或者爲了方音的不同，聽不很懂，於是漏落，錯誤；或者爲了意見的不同，取捨因而不確，我以爲要緊的，他並不記錄，遇到空話，卻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；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，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。凡這些，我只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，都將牠由我這里刪掉。

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，卻並不後悔，甚而至于還有些愛，這真好像是『乳犢不怕虎』，亂攻一通，雖然無謀，但自有天真存在。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，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于自己之處。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，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于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；我卻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，掄板斧『排頭砍去』的李逵，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，淹得他兩眼翻白。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，魯迅記于上海之桌面書齋。

一九〇三年

斯巴達之魂

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年，波斯王澤耳士大舉侵希臘。斯巴達王黎河尼佗將市民三百，同盟軍數千，扼溫泉門（德爾摩比勒）敵由間道至。斯巴達將士殊死戰，全軍殲焉。兵氣蕭森，鬼雄晝嘯，迨浦累皆之役，大隸斯復，迄今讀史，猶懷懷有生氣也。我今掇其逸事，貽我青年。嗚呼！世有不甘白下于巾幗之男子乎？必有擲筆而起者矣。譯者無文，不足模擬其萬一。噫，吾辱讀者，吾辱斯巴達之魂！

依格那海上之曙色，潛入摩利道之溝，衣馱第一峯之宿雲，亦冉冉呈霽色。潛山之間，溫泉門不壘之後，大無畏大無敵之希臘軍，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臘同盟軍，露刃枕戈，以待天曙。而孰知波斯軍數萬，已乘深夜，得間道，拂曉而達衣馱山之絕頂。趁朝曦之

瑟然，儻守兵之微睡。如長蛇赴壑，蜿蜒以踰峯後。

旭日最初之光線，今也閃閃射學角，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，其語人以昨日戰爭之烈。學外死士之殘甲累累成阜，上刻波斯文「不死軍」三字，其示人以昨日敵軍之敗績。今然大軍三百萬，夫豈懸此敗北，夫豈消其銳氣。噫嘻，今日血戰哉！血戰哉！黎河尼佗終夜防禦，以待襲來。然天既曙而敵竟杳，敵幕之烏，向初日而噪，衆軍大懼；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，齋不及防之警報至。

有奢刹利人曰愛飛得者，以衣馱山中，峯有他間道告敵；故敵軍萬餘，乘夜進擊，敗佛雪守兵，而攻我軍背。

咄咄危哉！大事去矣！警報戰腦，全軍沮喪，退軍之聲，響震然挾飛塵以磅礴于軍中。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將校，以議去留，僉謂守地既失，留亦徒然，不若退溫泉門以爲保護希臘將來計。黎河尼佗不復言，而徐告諸將曰：「希臘存亡，繫此一戰，有爲保護將來計而思退者，其速去此。惟斯巴達人有「一履戰地，不勝則死」之國法，今惟決死戰，餘者其留意。」